1962:中印边境冲突前后

拉偏架的苏联

1959年8月25日,在中印边境东段的朗久地区,双方爆发了第一次武装冲突,印军两人被击毙。

“毫无疑问,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件明白的侵略事件。”周恩来致信尼赫鲁,表示中印边境问题是英国殖民带来的历史遗留问题,希望双方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互相谅解公平合理的态度解决边境问题。但印度并未真诚地表现出解决问题的意愿,他们在等待苏联的态度。

我们也在观望苏联的态度。

即便9月9日苏联发表的《塔斯社声明》已经很明显偏袒了印度,即便当时的中苏关系已经出现了一定的罅隙,但我们还是希望中苏双方可以坐在起,推心置腹地聊一聊。

1959年10月2日,赫鲁晓夫与毛主席在颐养堂内举行了正式的会谈,议题就是中印边境的冲突问题。拉偏架的赫鲁晓夫认为,印方在冲突中被击毙两人,而中方并未伤亡,因此是中方理亏。陈毅马上怒不可遏地反击到:“你我都是战场上下来的人,谁死伤的多并不代表谁就对,这个道理你不懂吗?”周恩来也毫不客气:“印度开枪射击6个小时以后我们才还击,冲突怎么能算是中国激化的呢?”会议的氛围逐渐紧张起来。到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毛主席克制而坚决地说道:“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会议在不和谐中草草结束,两天之后,赫鲁晓夫一行便提前结束了访华行程。

10月6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赫鲁晓夫发表了一场公开讲话,含沙射影地攻击中国:“像公鸡好斗一样地热衷于战争,这是不理智的。苏联对中国的成见和对印方的偏袒迅速激化了局面,尼赫鲁认为如果双方摩擦进一步升级,“苏联将会与印度站在一起”。

10月21日,空喀山口地区非法侵入的印军又一次逼近了我军的阵地。在胜利山,印军以60人的优势兵力对13名边防战士形成了包围之势,并且向阵地开枪射击。在阵地前沿喊话警告的武清国当场中弹牺牲。

愤怒的边防军终于开火还击。13人对60人。以武清国一人的牺牲,取得的战果是击毙印军9人,伤3人,生俘7人。

“后退20公里!”

空喀山口事件引起了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1959年11月,毛主席同其他主要领导人就如何避免中印边境的流血冲突展开了讨论。总参谋部和西藏军区认为,我军战士的愤怒情绪已经到达不可遏制的地步,双方爆发更大规模冲突的危险正在持续升级。“一线指战员的命令是不率先开第一枪,但在前线执行时存在一定的困难……。”听到这里时,毛主席打断了汇报。“我们有些同志打了几十年仗,还不懂得一个最起码的道理:两军战士一天到晚鼻子对着鼻子站在那里,手里都拿着枪,一扣板机,子弹就打死人,这怎么能避免冲突?”

荷枪实弹的对峙,每一次小规模的冲突都是在拱火,都是在堆积炸药,时间越久,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就越大。所以毛主席的办法是:后退。提议双方各自后退20公里,如果印方还不干,我军单方面执行。

从1960年1月开始,中方下令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在中方实际控制线20公里以内,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也就是说,边防军将活动区域从边境线内撤了20公里,对印军的一切挑衅“眼不见心不烦”,至于印军想要继续搞事情,那这20公里就是我们最后的底线。

在寸土必争的国境线上,我们以非凡的魄力和胸怀为印度留下了20公里纵深的缓冲带和隔离带。但是印度人读不懂,把我们的善良当作软弱,把我们的包容当作惧怕。两年多的时间里,印方没有做出任何有诚意的让步,反而更加器张。

1961年,中国多次向印度提出和谈建议,尼赫鲁全部拒绝。

1961年12月,印军发动果阿战役,三万印军在两天的时间里获得全胜,生俘3000葡军并收复长期被葡萄牙殖民者控制的果阿达曼第乌岛地区。这是印度第一次打败了西方国家,而且还是这样摧枯拉朽一般的大胜。即便双方的兵力对比是6:1,即便葡萄牙只是个弱小的三流西方国家,即便葡萄牙军连坦克都没有所谓的军队中很多人都是警察而已。但尼赫鲁依然认为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印军也认为他们具备了“强悍的战斗力”。

膨胀的印军认为在中国的边境冲突问题上,在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时,他们的战斗力依然是不可阻挡的。

所以,到了1962年,印度的挑衅又多次升级。截止到1962年8月底,印度在中国境内已经部署了00多个据点,最近的据点离中国的哨所甚至只有几十米。为了避免脸对脸的冲突,边防军已经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退后了20公里印度竟然又次把脸给凑了上来。一忍无可忍,无需再忍。

自卫反击战,“扫了它”

1962年10月18日,中南海顾年堂内。就中印双方的边境问题,毛主席主持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扩大会议。总参谋部的雷英夫和外交部的乔冠华介绍完形势之后,周恩来率先发言,主持外交工作,向来遍和的周总理这次也坐不住了,他坚定而强硬地认为:现在这个局面,不打不行了。大家很快做出了决定:“既然尼赫鲁欺人太甚非打不可,那我们就奉陪。”

22年武装革命斗争加三年抗美援朝,从日本帝国主义到美械国民党军,再到最强大的联合国军,敢打仗,能打仗,打胜仗。那是一代从枪林弹雨中打过来的领导人的决心与魄力。

毛主席为即将到来的这场战争定了性:自卫反击战。“我们的反击是警告惩罚性质的,要告诉尼赫鲁和印度,用军事手段解决边境问题他们是不行的。”

对印自卫反击战斗时间定在10月20日,总参谋部与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共同制定作战计划,前线总指挥为张国华。毛主席站在巨幅地图前,一手夹着烟,一手做了个搂住的手势,烟头快速而明亮地闪了几下,片刻之后,喷出一口浓烟,指着印军据点的大手在空中劈了一下,雄厚而大声地说道:“扫了它!”从大略方针到细枝末节,中央领导们尽力将两日后作战的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到,会议结束时,已是深夜。

多年之后,这场会议的细节被公开,最令人感慨而心潮澎湃的席话仍然来自于毛主席。他向一线指战员和战士们做了思想上的松绑。打赢,战功是部队的,万一输了,中央也能担的起这个后果。“也许我们打不赢,那也没有办法,打不赢时,也不怨天怨地,只怨我们自己没有本事。最坏的结局无非是印度军队侵占了我国的领土西藏。但西藏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世人皆知,天经地义,永远不能改变的。总有一天,我们会夺回来。”

那是大战之前,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肩上打起的责任。

“这样容易取得的胜利,还是头一次”

10月19日,张国华进入前方指挥所。为了力争初战必胜总参制定的计划是稳字当先,先打其一点,确定吃掉一个营。张国华则觉得,吃掉一个营几百人,不痛不痒,要吃掉一个旅,彻底打疼印度,打怕印度。但总参认为,组织如此大规模的作战时间太紧了,需要将战役发起时间往后推两天。在前线的张国华陷入了犹豫。“我军一万多人已经进入了战场,在森林里隐蔽了一天一夜,不动烟火,再推迟两天很容易暴露那时进攻还有什么突然性!”听完了前线的汇报,张国华终于坚定了决心:“不再推迟,要让敌人没穿裤子就当俘虏。”两种意见争论不下,反映到了中南海。“他是前线指挥员,让他打嘛,打不好重来!”毛主席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拍板做出决定。

10月20日7点30分,解放军的火炮照亮了未亮的天空,克节朗的印军阵地上,铺天盖地的炮火倾泻下来。几轮炮火打击结束后,解放军发动进攻,9时30分,攻下印军的第一个据点。

我们用两年多的时间容忍退让,用两天的时间制定作战计划,只用两个小时的,就把印军打疼了。

到晚上8点,守卫阵地的印军,号称王牌旅的第7旅全面溃败撤退,克节朗战役结束。原计划3至5天的战役只用了1天,重创第7旅,歼敌1543人。张国华笑着耸耸肩说:“这样容易取得的胜利,我当兵33年,还是头一次。”第二天,张国华收到了中央的电令:越过麦克马洪线,乘胜追击!

10月22日,在哈东拉山口上,154团生擒第7旅旅长达尔维。

10月24日,周恩来又一次表达了我们愿意和谈的诚意,向印度提出了“停止武装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边境问题’的三项建议。尼赫鲁又一次拒绝了我们。

成立战时政府,更换国防部长,更宣布全国处于“战争状态”,恼羞成怒的印军铆足了劲要找回颜面。

只是这一次,迎接他们的依旧还是惨败。1962年11月16日,在西山口和邦迪拉一线,印军在此集结的四个8000余人发动了进攻。这次我军后发制人,在陡峭的悬崖和茂密的丛林间穿插迂回,将印军阻隔包围后分别歼灭。三天的时间,歼灭印军2173人,62旅旅长霍尔森·辛格被直接击毙。

从10月20日到11月21日,短短31天内,全歼三个旅,重创三个旅,击毙俘虏7000余人。而我军的损失为:阵亡722人,负伤697人。战损比超过5:1。

1963年2月,对印自卫反击战的汇报会结束后,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向毛主席送上了一份作战详报。在看过这份详报后毛主席缓缓地说出了一句:撼山易,撼解放军更难。

令人唏嘘的是,被俘虏的第7旅准将旅长达尔维,在多年后撰写了本名为《喜马拉雅的失策》的回忆录,详细回忆了他在克节朗战役中所犯的错误。还有对印军不足的反思、对解放军战斗力的惊叹、以及他当俘虏期间的“美好回忆”。而对印度人来说,在这一段属于他们的惨痛记忆中,他们得到的经验和教训或许还并不够。

最后,还是把《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近日的一番劝诫送给印度吧:“这一次,印度军人的死亡人数从3名增加至20名。多达17名受伤印度军人因得不到及时抢救而身亡,这反映了印度军队紧急救助伤员能力的严重落后,这并不是一支真正有现代高原作战能力的军队。”

千万不要把中国的克制误判为软弱,千万不要在中国面前傲慢自大。中国确实不想与印度冲突,但决不怕冲突。希望印度不要忘记历史教训,保持自知之明。若它在中印边境地区挑起更大冲突,对它自己和对地区都不可能有任何好处。

(据《家国视野叔》)

西方列强疯狂掠夺近代中国

抢走多少白银

近代中国受尽屈辱,那么,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胁迫下到底签订了多少丧权辱国的条约?赔付了多少真金白银?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19年,西方列强强迫中国签订了700多个不平等条约,加上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之前30年间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和协议等,就有上千个。仅1842年至1911年就同腐朽的清政府签订了400多个,其中英国98个,俄国89个,日本76个,法国37个,美国20个,比利时15个,葡萄牙11个,丹麦9个,意大利7个,西班牙4个,奥地利3个,荷兰3个,还有两个国家以上共签的有86个。

特别是1842年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按此条约中国不仅赔款2100万银圆,还割让香港,开辟5个通商口岸,由英国人控制海关和享有领事裁判权等。

西方列强除了割据大片领土外,还进行残酷的经济掠夺,一个最重要的手段就是以武力胁迫订立不平等条约,强索种种赔款,肆意抢劫掠夺。近代中国所承担的历史赔款,都具有强盗掠夺的性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国一次就赔款2100万银圆。正如马克思当时所说:英国用大炮输入鸦片,中国流出白银——它的血液。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又对英国和法国赔款1600万两白银。1881年签订《中俄伊犁条约》,对俄国赔偿军费900万卢布,合白银504万两。甲午战争签订的《马关条约》,对日本赔款2亿两白银,另付所谓“赎辽费”(赎还辽宁省)3000万两白银。条约规定,中国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还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并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投资办厂。条约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机,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随后掀起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中国给英、法、俄、美、日、德、意、奥八国赔款的本息合计外加地方赔款,白银总数在10亿两以上。

至于外国列强用资本输入、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无法估计。如1841年8月,英军攻陷厦门后,劫得库银2万元。1841年10月,英军占领宁波后,劫得“可供两年之用的谷和12万元左右的现金和纹银”。尤其是从1800年到1839年的40年间,外国烟贩向中国共输入638119箱鸦片,由此掠走白银约10亿两……

据统计,我国近代被迫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协定等多达上千个,被掠夺的中国财富折合白银不少于1000亿两。

帝国主义列强通过这些强抢掠夺养肥了自己。以日本为例,甲午战争后,日本利用中国的赔款极大地增强了国力。如从1894年至1903年,它的铁路由2039英里增加到4495英里;轮船由11万吨增加到65.6万吨;海军军舰总吨位由5万吨跃升到25万吨等。这进一步刺激了其向外侵略扩张的野心,增强了军国主义势力,并发动了罪恶的侵华战争。

(摘自《上海老年报》)

解开溥仪沈阳机场被俘之谜

1945年8月19日,前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及其随行人员在沈阳机场被苏军俘虏。对此,当事人的回忆错乱矛盾,史学界的记载大多模糊笼统。本文通过各种资料,力图还原事件的真相。

赴日避难,非溥仪所请

1945年8月9日,苏军对日开战,关东军随即挟持溥仪“迁都”通化。根据日方材料,8月14日,关东军向东京提出“溥仪希望前往日本避难”,征询政府、皇室的意见。裕仁天皇的回复模棱两可:欢迎溥仪来日,但战后日本皇室很可能被盟军总部支配,很难保护溥仪周到。不久,关东军干脆直接打电话通知内阁:溥仪将于8月20日飞抵东京羽田机场。

上述材料反映出赴日避难一事,溥仪提议在先,关东军运作在后。其实,这不合逻辑,8月14日,日本尚未宣布投降,伪满洲国也未垮台,溥仪还没有避难的前提。退一步说,按传统价值观“国君死社稷”,溥仪怎敢在8月14日就向关东军提出放弃“职守”的请求呢?况且,日本自身难保,怎能为往日的傀儡提供庇护?

对此,溥仪心知肚明:“即使逃往日本、结果它还不得乖乖地把我交到蒋介石之手?反正是“死”字已经注定在等着我。”所以,博仪即使走投无路也不愿流亡日本。据溥仪《我的前半生》记载,赴日避难是关东军的安排,他接到通知的时间是8月15日中午后,因怕被杀灭口,所以“连忙点头称是,装出高兴的样子”。

应该承认,溥仪的说法是可信的,因为这一说法形成于战犯管理所侦讯的压力和战犯们互相检举的特殊环境下。日方的材料只能证明早在8月14日,关东军就冒用溥仪的名义与其政府、皇室交涉。

关东军把溥仪算计到家了

关东军为什么要将溥仪送往日本呢?是因为溥仪还有利用价值。自从苏军发起进攻,关东军就控制了伪满银行的全部现金和存款准备金。但伪满表面上还是一个“国家”,从银行提取大宗款项,尤其是存款准备金,总要有一套手续和一个说得过去的名目。

如今,关东军找到了这个“名目”,就是溥仪赴日避难期间的“生活费”。他们以此名目提出了伪满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共计3亿日元,运往日本。必须强调的是,当时的日元非常值钱,1935年,日本以伪满名义收购苏联的“北满铁道”,上千公里的线路及其车站等附属设施总共折价1.4亿日元。以此衡量,这3亿日元绝对是一笔天文数字的财富。

1945年8月18日清晨,关东军高参吉冈安直前来,向溥仪通报了去日本的行程安排:当晚乘火车前往通化,明早在通化机场起飞前往沈阳,然后在沈阳换乘大飞机前往东京。为什么不能直飞?吉冈安直的解释是,通化机场太小,不能起降可以直飞的大飞机。

此时,溥仪和吉冈并不知道,通化机场向关东军司令部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认为沈阳已不安全,建议将溥仪空运至平壤,然后换机飞往日本。但奇怪的是,这一合理的建议却被关东军司令部一口否决。

就在溥仪一行飞往沈阳的同时,苏军的三架运输机也从通辽机场起飞飞往沈阳。原来,苏军决定于8月19日分别在哈尔滨、长春、沈阳空降,做象征性的占领。这样,降落沈阳机场的溥仪一行和吉冈被苏军抓获,押往苏联。据溥仪后来回忆,当眼见苏军士兵时,“这时我的心情,觉得平稳起来,我明白,我可以不去日本了”。

其实,早在8月17日,关东军就通令全军,向苏军缴械,随即与苏军建立联系。如果没有关东军的同意和配合,苏军敢在哈尔滨、长春、沈阳空降吗?

合理的解释是:将溥仪送到沈阳,交给苏军,借刀杀人,日本就可以合理侵吞3亿日元“生活费”,搭上个吉冈又算什么!

(摘自《同舟共进》)

6月7日 阴有小雨

真没想到,有那么多的报告!哎,明天还要去,真是郁闷啊!

时间被分割成了一点点的小块,很无奈!可是,如果不去,王副校长肯定不同意,再说,我金春雨也不可以做忘恩负义的人。他们救了我和我的妈妈,我也不能光是为了自己的学习,我也要为学校为社会多做点工作。

哎,忍了!

总是没有时间,那个MP3什么时候才能送到ZY手里呀?哎,如果ZY是个女生就好了!像肖晓,想什么时候在一起就在一起,想送什么东西随时都可以,可ZY就不一样。

哎,怎么办呀?

明天一定送出去,一定!

伸手从枕头边的小箱子里摸出那只万花筒,金春雨双膝跪在床上,把万花筒放在右眼上,眯起左眼,她缓缓转动着,眼前,是五光十色的璀璨世界,红的粉的绿的紫的黄的蓝的,各种形状各个颜色的花儿,随了她手的轻轻转动,而不停地变幻着,五彩缤纷,千姿百态。几年了,金春雨不知看了多少次,每次,她都觉得新奇,觉得好看。

小的时候,她曾想,自己能像孙悟空那样变成个小飞虫就好了,那样的话,就可以钻到这只万花筒里,看看里边到底是怎样美妙的世界。有几次,她甚至忍不住想把万花筒的纸壳剥开,看看里边到底存了多少种色彩,多少朵花儿。下了几次决心,终于也没有忍心动手。她怕因此而惊吓了它们,怕从此真的会失去它们。

随着各色花朵在眼前出现,金春雨的心慢慢安定下来。

柴玉兰亲自找到王副校长,提出了回家的事,这次,她态度很坚决。

听完柴玉兰的话,王副校长满脸的诧异:“你真的那么不愿在这儿?我知道了,肯定是我们有照顾不周的地方。”

“不是王校长。家里也有好多事要干。再说,我也不能总在这吧?”柴玉兰说。

“你现在还在恢复中,能干啥事?要不你看这样行不行,眼看就要放暑假了,等放暑假的时候,你和金春雨同学一起回去,这总该行了吧?就这几天了,你还等不了?”王副校长很诚恳地说。

见王副校长这样说,柴玉兰实在也不好再坚持。确实,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学校不同意她走,勉强走了,也不好。

二十五、苦闷如影随形

金春雨依然是不时地就要被拉出去作报告。

现在,面对着台下那一双双热切的眼睛,她早已经没有了曾经的激情。稿子还是原来的那一个,她只是让自己跟着感觉走。以往让她感觉到痛苦的那些地方,她也已经没有了多少感觉。每当讲到妈妈一个人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爸爸逼她退学等情节时,一个念头突然会冒上来:该流眼泪了?但是,她的眼睛里已没有泪水。匆忙讲过去之后,刚才自己讲了什么,她已经记不起来了。

暑假马上要到了,让金春雨心里越来越烦乱。她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她看到曾经的北大梦在离自己越来越远。她决定去找梅晓玫老师说说。

“学校领导已经答应人家了,都是咱们区里的学校,也不好太坚持,我们也都很无奈。”梅晓玫老师也是很为难的样子。本来私下里,她也找过王副校长不止一次两次了,可王副校长一直让她服从大局,不能只看到眼前的利益。

“我可以服从大局,可金春雨这样一个好好的孩子,再这样下去就毁了!”梅晓玫老师有些激动。

(44)